



花市街 陈铁匠

□徐崇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足龙水镇清晨，不是雄鸡啼鸣报晓，而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开启镇子一天崭新的日子。

花市街的陈家铁铺，半截油毡布门帘掀开，陈铁匠陈青山佝偻着腰，脊背弯成一张旧弓，枯瘦的手攥着风箱的木柄，“呼哧呼哧”响个不停。炉膛里的死灰被徒弟春伢子三两下铲开，新煤块填进去。风箱一拉，蓝幽幽的火苗就顺着煤缝往上蹿，舌尖似的舔着炉壁，映得墙上挂着的旧镰刀、缺口锄头，影子在斑驳砖泥墙上摇晃。

炉火“轰轰”吐着热浪，逼得人鼻尖冒汗。陈铁匠只穿了条打补丁的粗布裤衩，赤着上身，腰间系着条厚帆布围裙——那围裙早被飞溅的火星烫满了焦黑小洞，密密麻麻，活像筛子。他往炉口一站，汗珠子就从古铜色的脖颈、沟壑纵横的额角滚下来，汇成细流，顺着紧绷的背脊往下淌，最终流向裤腰。屋里屋外隔着一层滚烫的热气，煤烟的呛辣、铁锈的涩硬、热汗的咸腥缠在一处，浓烈不化，这是陈铁匠一辈子的气息。

“春伢子，火候到了！”陈铁匠的声音不高，带着铁砧被敲过的闷响，却透着老师的笃定。他眼毒得很，炉膛里那块要打镰刀的生铁，刚烧透了心，从暗红泛出亮橙黄，还没等发白——那是铁骨最佳的时辰，多一分则过软，少一分则硬。

火钳稳准狠地探进炉膛，“嗤啦”一声轻响，夹住那团沉甸甸、淌着炽热光芒的铁坯，“啪”地甩在油光锃亮的铁墩子上。火星还没来得及爆射，春伢子已一

步抢上前。十六岁的小伙子个子没长开，两条胳膊却鼓着硬疙瘩。他憋足了气，腰马一沉，双手抡起油亮的大锤，“轰——”的一声砸下去，震得铁墩子嗡嗡直颤，连门前的石板都在颤动。

陈铁匠手里的短柄小锤才是真章法。“叮！”的一声，点在镰刀该变薄的地方，清脆利落。“铛！”春伢子的大锤紧跟而上，锤头吃满了力道。小锤“叮叮叮”如雨点般敲着，指引着方向；火钳夹着铁坯不停翻动、微调，铁坯在大小锤的交替冲击下，扭曲、延展，发出沉闷的呻吟。火星“噼里啪啦”地飞溅，落在春伢子的光脚上，烫得他呲牙咧嘴吸凉气，脚指头下意识蜷起来；落在湿漉漉的背心上，“嗤嗤”化作白烟；落在地上，成了星星点点暗红的印记，像撒了一把碎火。

汗水顺着春伢子的额角淌进眼睛，辣得生疼，他使劲眨巴着眼，胳膊却不敢停。陈铁匠的额头油亮一片，浑浊的汗水混着煤灰，像泥汤似的往下淌，他顾不上擦。偶尔有汗珠掉在刚离炉的铁坯上，“滋”地一声化成青烟，转瞬即逝。铁坯渐渐有了镰刀的模样，却慢慢硬了冷，锤子落下去只听得“当当”脆响，没了先前的柔韧。

“停！火气过了，回炉！”陈铁匠的声音有些嘶哑。他钳起那半成型的镰刀，又快又稳地塞回炉膛深处，让煤火重新将它包裹。师徒俩这才猛喘几口粗气，捞起破布巾子狠命擦脸擦脖子。陈铁匠一擦脸，黑一道白一道，活脱脱唱戏的花脸关公；春伢子抱着墙角的瓦罐，用瓢舀起凉水一通牛饮，凉水灌下去，才觉出被

火星烫过的地方，针扎似的疼。

歇脚的工夫，院门口探进个脑袋：“陈师傅！我那把挖锄，加钢的地方好了没？等急用嘞！”是隔壁张家坝的张瘸子。陈铁匠不多话，转身从角落里拎出那把挖锄——原先豁开的口子，被他用烧红的钢条焊好，还加了一小段上好的钢刃。他用小锤敲了敲，猛地扔进旁边盛满水的旧木桶里。“嗤啦——”白汽冲天而起，带着滚烫的水汽。陈铁匠捞出来，顺手在石条上蹭了几下，露出的刃口寒光凛凛，比原先的铁口更盛。“自己看。”张瘸子用粗手摸了摸钢口，又用手指弹了弹钢口，听着那脆生生的响，咧嘴笑了：“要得！陈师傅的手艺，硬是要得！比我这条腿还顶事儿！”几张沾着泥土和汗渍的毛票，夹着几张花花绿绿的粮票，被他塞进陈铁匠手里。

陈铁匠顺手递给春伢子：“记上账。”眼角却扫过街对面——那家新开没俩月的供销社，玻璃柜台里，几口崭新瓦亮的机制大锅泛着冷硬的光，下面堆着铁皮水桶、铝铲之类的物件。柜台前围着几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年轻人，正拿着把锃亮的机制小镰刀比画着说笑。陈铁匠撇过头，往手心啐了口唾沫，抓起小锤：“春伢子，火好了！把镰刀头子夹出来！”口气硬得像块铁。

日头偏西，“叮叮当当”的声响渐渐稀落，陈家铁铺静了下来。炉火被煤块闷住，只留一股呛人的煤烟尾子，在昏暗的铺子里盘旋。春伢子拖着疲惫的脚步，收拾着门口的煤渣和铁屑，铁墩子上的锤痕，又深了几分。陈铁匠借着最后一点天光，解下腰间那件挂满焦洞的围裙，搭在落满煤灰的板凳上。他摸出烟袋，慢条斯理地卷着叶子烟，目光落在墙角那堆待修的东西上——豁口的镰刀、卷刃的斧头、弯了的三齿耙，静静躺着，蒙着一层薄灰。

火光暗了，陈铁匠那张布满煤灰和汗渍的脸，在暮色里渐渐模糊。晚风挤进铺子，带着濑溪河的凉气，吹得铁家伙上的锈屑轻轻晃动。远处供销社的灯亮了，玻璃柜里的新铁器亮得晃眼。陈铁匠低头划了根火柴，点亮烟斗，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混着一天的煤烟、铁腥气，将他整个人裹了进去。门外的石板路上，谁家娃娃哼着跑调的歌：“少林，少林，武术的故乡……”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元旦这天，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把瑞雪兆丰年的古老祝福，悄然铺满大地。

我陪80岁高龄的父亲回老家探亲，途经一间废弃老屋，父亲忽然停下脚步，目光透过残缺的木窗，久久凝望着屋内。这是父亲曾经开老面坊的地方，这里有他磨得发亮的人生轨迹，还有那曾飘散在空气里的麦香。

父亲是在农村开始土地承包那年，与另两户合伙开面坊的。那时农家出产的新麦收获储藏后，一般会加工几百把斤面条，以供平日之需。于是，农村加工麦子的老面坊随之产生。

老面坊行头简单，一台柴油机，外加磨面机、和面机、轧面机，就是全部家当。加工费一般是100斤麦子收7元钱，除去损耗，店里能盈利1.5元左右。生意最旺的时候，父亲的老面坊一天能加工

总有些日子，像沙田堡河沟里的水，清清爽爽地淌在记忆里，怎么也抹不去。那便是我和华川、小华、余华等几个半大的孩子，相互牵着自家牛儿在村头河沟撒欢的时光。

吃过晌午饭，我们便各自牵着家里的牛，在河沟边的巨型麻柳树下碰头，牛也知趣地原地等待不走了。记得最辛苦的是华川家的黄牯牛，邻里的田基本上都是靠它犁出来的，自然我们的牛就不用那么



父亲的老面坊

□牟方根

麦子1500斤，三户平均分得的收入有2.5元到7.5元。

这点收益，在那个年代已属不错的水平。现在想来，当年我能顺利读书直至后来考上大学、如愿分配工作，老面坊功不可没。

一天晚上，父亲从老面坊回家，已是深夜12点。没日没夜地劳作，累得他脚酸手麻，身子骨跟散架了似的忍不住痛苦呻吟。母亲心痛，劝他说：“要不然，我们不搞面坊了。”父亲答：“再苦再累也要搞下去。如果不搞，家里的收入就少了

一起放牛的日子

□李东旭

辛苦。鼻绳往牛角上一绕，就完全放飞自我，但是完全不管是容易挨揍的，毕竟还有很多庄稼没收割完。

河沟丝茅草的边坡上，高大的板栗树结得满枝满叶，刺球裂开嘴，露出褐红油亮的板栗。华川最是手脚麻利，挽起裤腿噌噌爬上树，晃得树枝乱颤，板栗刺球噼里啪啦往下掉。我和小华、余华故意在树根下躲刺球，偶尔被滚落的刺球砸中头皮，疼得龇牙咧嘴，却还是笑得前仰后合。随后寻个背风的土堆，弄些干树枝生火，把板栗刺球丢进去。焦香扑鼻而来，剥去黑乎乎的壳，金黄的果肉甜得人牙根发软。

板栗虽解馋，但还有

来源……”夜深人静，睡在隔壁房间的我，把父母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这是一位父亲对家庭重负的担当，让我感慨万千、感激涕零。

一天早上，父亲由于磨面实在太累，“咚”地一声昏倒在地。待他从昏迷中醒来，已躺在乡卫生院的病床上。但他牵挂的，还是那间老面坊。他对护士说：“我得快点赶回去，那户的麦子还没加工成面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村的半机械化面坊逐渐被现代化的大型面粉厂取代。父亲的老面坊也很快关了门，逐渐淡出乡村的视野。但父亲对老面坊的情愫始终未泯，那些氤氲着麦香的清晨，那些和着筋道面团的岁月，已深深融进了他的生命纹理。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更馋的玩意，那就是个个圆润饱满、看着就甜的猕猴桃。我们几个敲定由余华放风——他眼神最尖，能瞅见老远的人影。我和华川、小华猫着腰钻进桐梓树林，专挑最大的猕猴桃，摘得怀里鼓鼓囊囊，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怦怦直跳。因为有一个大爷说那是他的林地，不允许外人去摘，否则要牵走牛。现在想来就是说给我几个听的，也从未牵过我们的牛。

我们吃爽了还不行，天天都在这条河沟放牛，草也生长不过来呀，牛还没吃饱呢。所以，我和小华就打起了河沟旁的红苕藤的主意。嘻嘻，想起都觉得很好笑。不一会儿就把茂密的红苕地稀疏了一番。要回家了，牛儿吃得肚圆，我们也玩得尽兴。大家都牵着牛绳，踏着晚霞往家走。兜里揣着没吃完的板栗，嘴里还留着猕猴桃的香味，一路哼着不成调的歌，身后是渐渐模糊的河沟，还有回不去的童年。

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居然还能闻到板栗的甜香，听见河沟里的嬉闹声。那些一起放牛、一起捣蛋的时光，成了岁月里最暖的底色，任凭时光流转，依旧鲜活明亮。

（作者系重庆市武隆区作协会员）



每逢佳节涌乡愁

□姚代云

岁月流淌，
腊尽东君晓春光。
元日如期而至，
浓浓乡愁绕心上。

乡愁是画，
水墨丹青描故乡；
镌刻年少懵懂，
彩绘青云溢馨香。

虽年轮远去，
那份心底的眷恋依然绽放；
似一束深情的温暖，
令人心生向往。

乡愁是曲，
天籁之音婉转悠扬。
故土的独特韵味，
让人沉醉难忘。

那弯弯曲曲的小巷，
似音符，蕴藏着儿时的梦想；
那绿树成荫的路径，
似旋律，吟唱着走出大山的志向。

乡愁是诗，
意境深邃赋沧桑。
感言难以复制的追忆，
抒怀人生苦涩篇章。

那斑驳的老房旧宅，
记载着山里娃奋楫成长；
那抹绚丽的彩虹，
相伴游子渲染诗和远方……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天上掉柿子 (外一首)

□陈放平

冬天，树叶快掉光了
柿树的背景是天空
摘柿子的人，够不着
就用杆子捅
他捅一下天空
就掉下来一个
有时掉两个

探合溪石膏洞

探洞人早已规划好路线
我们打着手电
仍像探秘

在忽上忽下
乱石铺就的地面
埋头看路，气喘吁吁
走了数里，不知前路

满壁的石膏晶体
淬炼亿万年
渗透多少事

在灯光照射下
你头一次看见
自己的内心
如此晶莹
而坚硬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副主席）